



【小康路上】

文 连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是习总书记2013年4月9日在海南省黎族聚居村博后村考察时阐发的重要论述。我是一个从甘肃农村返沪的高位截瘫残疾人,可以说是“老乡中的老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公民。我想用自己的半生经历来说说对习总书记这句著名论述的理解。

上世纪90年代,任何一个人来我家。都说我家住房太小。现实情况已经证明了我们夫妻俩没有能力买房,改善住房条件的重担无旁贷地落到了儿子的肩上。人们都看好我们的儿子,说他“硬件软件”都行。硬件是成绩好,名牌大学学生;软件是有孝心,责任心强,过几年大学毕业,找个好单位,努力工作,不消几年,买房当不成问题。事实果然如人们所料,儿子大学毕业后,放弃直升研究生的机会,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复习国家司法考试资料,结果一



【文物鉴赏】

文 杜晓建

我痴钱币。珍藏着这枚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维埃政权发行的五分面值铜币。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钱袋子的珍贵遗产。有时揣在手里会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能够从井冈山留传至今的红色文物,该烙铸着多少鲜血和生命?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不但能够活下来,并且最终星星之火燎原建国。不但建立起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体系,而且使人民币阔步迈向五洲四海。从这枚铜钱线索追寻早期共产党人钱袋子里的基因密码,会感悟建党、建国的初期创业者们怀揣惊天的逐梦初心,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终于典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华夏伟业。可歌可泣,感天动地!

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能有多少实力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各根据地被分割包围在最贫困的山沟沟、不毛之地间,时时

文 陈日旭

时近中秋,小区绿地里四处响起蟋蟀的叫声,勾起我对白牙青的念情。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个戴红领巾的初中学生。每到秋天,别人家的孩子会结伴去七宝、浦东一带捕捉蟋蟀,而我家父母是不允的。于是,我就到长宁支路上的蟋蟀摊玩,看人家买蟋蟀,更喜欢听人聊蟋蟀经,看斗蟋蟀。有了积攒的零花钱,也买养蟋蟀,偶尔斗蟋蟀。

白牙青,是蟋蟀中有名的品种之一,它以身青、牙白、擅斗而得名。我家住在曹家渡靠近苏州河的一条老式弄堂里,那时,一过三官堂桥,就是一派农村风貌,人称“浜北”。或许是因为当时生态环境良好,乡下田野的昆虫也会到城里“定居”。一个凉风习习的秋夜,我从外回家,路过天井对面的邻家,忽闻蟋蟀鸣叫,我侧耳细听,似在房屋的外墙根,引起我的兴趣。当我靠近再听,叫声戛然而止。我起身欲离去,叫声又起。其时,我虽年少,但已能辨听出鸣声非同一般,我决计逮住它。我疾步回家,取了手电筒、蟋蟀网,外加一支旋凿,复去。我蹑手蹑脚,循声凑近。我右手持网,左手电筒一照,叫声骤停,只见此处墙面斑驳,有老大一块墙皮已鼓起,虫声就在此处发出!可近在咫尺,无从下手,因为如撼动墙皮令其受惊,它肯定会亡命蹦跳而去,让我难以抓捕。我灵机一动,决定用“水淹”之法,又返身回家,迅速找来一只盐水瓶,灌满自来水,再去。好在那时人少,大多人家休息了,保证了我的行动未受干扰。我打开电筒,拔去瓶塞,小心地从墙皮上端的罅隙处徐徐浇水,或许是纸筒吸水,半晌未见动静。我熄了手电,抹一下额头沁出的汗水,吸口气,定定神,再来。水仅灌了半瓶,忽见纸筋下端有两条触须伸出翻动,我又惊喜,继续灌些水,再丢下水瓶,腾出手取过网罩,正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次通过。拿到律师执业证书后,按揭买了房子。从租赁的陋室,搬到三房二厅的商品房,从嘈杂的老旧小区,搬到洁净的花园小区,这就是我们家的居住变化。儿子在买房时考虑到我行动不便,特意选择了小区环境好,楼外有无障碍斜坡的多层底楼,便于我经常到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花园去活动活动、透透空气。

2006年,我家从天山新村乔迁到普陀区的建德花园,两地一河之隔。这一区域南北跨苏州河通行仅靠真北路路桥,以至于真北路金沙江路口往往成为瓶颈,每次过桥,车子前阻后堵,十字路口等候红灯翻绿。坐在出租车里,只见计价表一个劲地往上跳,跳得人心惊肉跳。那个时候很想附近再有一座桥来分流过桥的车流。令人高兴的是,没几年,我们小区旁边开始造桥了——祁连山南路桥。这条在中环与外环之间的桥梁,对于舒缓长宁与普陀之间的

南北交通拥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吃五谷,难免生病,更何况我这个半条命。但当时我们地区治疗仅靠一个“医疗点”。这个医疗点,跟我们过去单位里的医务室差不多,请他们看病开药,实在有点让人不放心。就在这时,我从《新普陀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报载:区政府和镇政府总投资8000万元,要在同普路、千阳路口造一座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载:该院6层楼,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建筑面积9405平方米,并拥有舒适便利、设施齐全的就医环境,拥有来自本市各大二、三级医院的资深主治医师和临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我的平时就医不用再翻越苏州河回到长宁区的医院了,家门口就OK了。

我家门前马路的尽头是普陀“苏河十八湾”中的最后一个湾,居民们都称它为小外

井冈山与钱袋子

受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现实逼着你,想要在你死我活的夹缝中求生存,就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和钱袋子,没有这两手,不可能突破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

早期的共产党人也清醒地看到,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教训就是没有及时占领和没收代表重要经济基础的法兰西银行。当贵族资本的金融杠杆掐住巴黎公社的咽喉时,起义队伍瞬间窒息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们,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民族精英团队。他们以其出众睿智和雄才伟略,于1931年11月,用打土豪和战争中赢得的第一桶资金在江西瑞金正式创建第一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毛泽民出任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由此开创根据地金融业先河时,先在缴获的各种市场流通银元上加戳“工”字(称为井冈



山“工”字银元),又通过地下秘密管道从白区买机器,买铜材,买配件,然后乔装打扮,化整为零运进苏区,铸造发行苏维埃政权的流通铜币,用金融手段千方百计鼓励和扶持根据地经济发展,促进流通,支援战争。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主力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苏维埃银行拆卸器材,将造币厂驼在马背上转战漫漫征途。

这枚铜币是当时根据地老百姓常用的普

想起那只白牙青

欲驱它出来时,它却乖乖地爬了出来。不用分说,我立马用网罩将它轻轻捉到手里。那一晚,我兴奋得无法安眠。

翌日一早,我缓缓打开盒盖,嘿,一条品相优良的蟋蟀呈现眼前:头大、项宽、六爪长;前须、尾须齐全;半透明翅翼下的长方形身躯泛着淡青色;用丝草牵引,转身动作灵巧,一对黄白的板牙阔而厚实,且落地张开。再从正面细看那张面孔,老大一张脸,仿佛京剧舞台上的李逵,一派威严。好虫!我几乎叫出声来。我将它安置在一只深灰色、盒内底搪有泥土、盖上锡有“秋吟”二字的高脚盆内,我清楚地记得,此盆是从无锡乡下外婆家拿来的好盆。那几天,我细心喂养,挑上好的饭粒,掐去两头,放入盆里;水盂注入清水;每日下午将它放进有清水的脸盆嬉水游泳,顺便给蟋蟀盆做清洁工作。如此这般,我伺养了半个多月,每晚几乎头枕着它的歌唱入睡。

“养兵千日”,总得有用兵之日吧。我的牙白青出战了,先是与邻里的小伙伴的蟋蟀比斗,十来天的时间,楼上楼下无敌手。奇怪的是,太多兵不血刃,只两三口,对方便落荒而逃。我的白牙青呢,每每获胜,只象征性地振翅叫几声,又甩动着长须,巡视一遍四周,确保“领域”之内已无“敌人”,便默不作声了。

我拥有一条上等蟋蟀的消息不胫而走,某日,有伙伴传言。说后弄堂有人向我挑战,并愿意到我家底下的天井来。我经不起别人怂恿,又想,白牙青还未遇劲敌,也得考验考验它,遂答应了。

一天下午,后弄堂的主人捧着蟋蟀盆来了,身边还有五六个“跟班”。按照惯例,双方先要过目一下对方的“货色”。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对方是一只不折不扣的“杭赚”(上海人将蟋蟀称“赚绩”,这里是杭州品种蟋蟀的简称;上海本地的称“土赚”),个头至少大出我的白牙青三分之一。不过,我们小伙伴是斗着玩的,不赌博,也无所谓。据说,专营赌博的场所,先要将双方的虫,用天平称称过,然后开斗。想起当今运动会上的拳击、摔跤、举重乃至相扑等项目,都要分体重等级的。再说那只杭虫,不仅个大,且色泽呈暗红,有点像蟑螂发着油光。唯一体现公平的是,两只蟋蟀放进第三只盆角逐。

蟋蟀相逢厮打互咬是天性。不用分说,两虫触须一搭,皆抖撒精神,双方的后腿都挺得笔直,四只侧爪也死死抓着地皮,作“顶牛”状。对方身高马大,似洋人施展“搏克兴”,己方小巧玲珑,如打出“少林拳”。首回合较量,由于对方“大模子”,我的白牙青被翻了个白肚皮,但毫发无损,在盆内跑了个圆场,继续再战。这次,杭虫发出狠劲,死命咬住不放,看得出,白牙青吃了分量。对方一个发力抛甩,竟将白牙青甩到盆沿。杭虫不见对方身影,迅速在盆内搜索一遍后,得意地叫开了。然而,白牙青虽在“高墙”,同样鸣叫不示弱。用网兜轻轻捉下,进行第三回合比拼。这回白牙青换了战术,看似且战且退,其实它瞅准对方身高特点,一个猛子,用足全力,咬住对方腹部不放。大模子杭虫料不到这一招,便在对方背上死磕,双方如此僵持有分把钟,看的人都凝神屏息,不敢出大气。毕竟背部硬于腹部,杭虫腹部受重创,松了口,狼狽而逃,流出的浆水拖了盆内一地。此时,内向的白牙青才沉稳地振翅鸣叫。再用丝草拔擦那只杭虫,它除了急急躲避之外,已毫无斗志,彻底落败。

滩。沿河有条七百米长五米多宽的长堤。堤旁有松柏、垂柳、冬青、月季、桂树等花木组成的护堤绿带,郁郁葱葱,中国馆式样的亭子间隔在护堤绿带中,亭内老人休息,亭外小儿嬉戏。晨曦微露,漫步堤上,见江鸥与风筝齐舞,是人们健步的好地方。河堤绿带后面是层层“梯田,”种着四季轮流开放的鲜花。“梯田”旁边是广场,大妈们翩翩起舞。就是这样,从去年开始,政府还要出资改造,说是苏州河也要像黄浦江一样,全线打通,苏州河两岸42公里岸线,还河于民,还路于民。两岸的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日俱增。人们说,建筑是无声的语言,凝固的音乐,静默的史诗,祁连山南路桥,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小外滩河岸公园每天都在奏着一曲赞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生活有养老金,护理有长护险,治疗有家庭医生;还有敬老费,护理费等;残联发给我的轮椅正载着我在小康路上看风景。

通流通钱币。虽说历经长期战争,传承至今不易,但是就钱币爱好者的收藏角度来说,它并非珍稀罕见的大珍品,也没有昂贵的拍卖行情记录。考证印铸年份应该是在1932年至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前。虽发行时间仅2年余,发行量无法考证。距今80多年,在文物天地里,仅算个“小弟弟”而已。

但是,铜币背后的史实令世代中国人深思!革命前辈们在枪林弹雨中创立的银行业,在一穷二白的困苦条件下,创建起中国共产党的最早金融基础;在围追堵截的血腥环境中,聚集起建立新中国的坚实物质保障;发展到现代,遇全球贸易的玩火搅局时,毅然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担当。

我把玩这枚小小铜币时,便从内心发出自信的微笑,无论未来的科技发展,伦理争辩还会出现多少不可预测的惊涛骇浪,这枚铜币,会以历史的逻辑告诉后人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哪儿来的?中国共产党会带领着全国人民奔向哪里?铭刻红色记忆,传承家国基因。

我将自己的白牙青捉回细观,发现三处受伤:一是牙旁的白色饭须掉了一截;二是大牙受伤难以合拢;三是右侧大腿根部有创口,爬行时一瘸一拐,已成重伤。听行家说,蟋蟀重伤要静养十多日,并用伴有童子尿的泥土覆于盆底,让其爬动养伤,恢复元气……

深秋了,我再不忍心让它再厮杀疆场,一直悉心伺养着。冬天来了,我在盆底铺上棉絮,上覆一层草纸,给它保温。然而,天命难违,一个隆冬雪天,白牙青寿终正寝。我家老房之墙有一块砖头松动,我小心取出,先将白牙青的遗体送入,再垫进砖块,外面涂抹石灰。风干后,用铅笔端庄地写上六个字:白牙青之墓。

这一幕深藏我心底六十余年,忘不掉。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啄木鸟”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留言, 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日期为10月1日)。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年8月优秀“啄木鸟”: 李群、谢建国、陈伟萍、张德胜、曹西虹、徐成林、路永敏、万婴榎、沈士俊、周银玉

2020年8月最佳“啄木鸟”: 严志明

扫描二维码关注“上海社区发布”